



《摩登家庭》的世界

-私營奇蹟與公營犯罪-

作者：Jeffrey Tucker
譯者：吳莉瑋 Ravi L.W. Wu

《摩登家庭》的世界

– 私營奇蹟與公營犯罪 –

吳莉瑋 | Ravi L.W. Wu

This book is for sale at [http:](http://leanpub.com/Its_a_Jetsons_World_Chinese_Version)

[//leanpub.com/Its_a_Jetsons_World_Chinese_Version](http://leanpub.com/Its_a_Jetsons_World_Chinese_Version)

This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 2013-07-13



This is a [Leanpub](#) book. Leanpub empow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with the Lean Publishing process. [Lean Publishing](#) is the act of publishing an in-progress ebook using lightweight tools and many iterations to get reader feedback, pivot until you have the right book and build traction once you do.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Contents

版權聲明	i
原版版權:	i
中文版版權:	i
封面照片:	ii
譯者序	iii
前言	iv
私營奇蹟	1
1. 《摩登家庭》的世界	2
2. 擺脫計劃者	6
3. 怪才和書呆子的政治理論	11
4. 物質世界的拾荒者	15
5. 互惠的社會	19
6. 歐巴馬的自動除霜冰箱	24

CONTENTS

7. 寬頻生活	29
8. 第一個真正的寫作世代	32
9. 正在前進的人類	37
10. 沒有所謂自製冰淇淋這回事	41
11. 商品化我的野草，還有其它所有東西	46
12. 和平抵抗	50

版權聲明

原版版權：

© 2011 由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¹授權發表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518 West Magnolia Avenue

Auburn, Alabama 36832

www.mises.org

ISBN: 978-1-61016-194-7

中文版版權：

© 2013 由 LW Studio 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²授權發表

LW Studio

Taipei, Taiwan

www.lwstudio.org

¹<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²<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封面照片：

(下) [how will i ever](#)³

(上) Ravi L.W. Wu

³<http://www.flickr.com/photos/murplejane/3096660916/>

譯者序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同步以自由下載與收費方式銷售的譯書，當然，如同以往，書籍內容同樣採用 CC BY 授權釋出，作為一個小實驗，希望能夠獲得有趣的結果（譬如為自由而翻譯是否真能有所收入）。

這書的風格相當清新，使用的說明幾乎都是作者生活上的例子，**Tucker** 的為文相當具有說服力，在翻譯的過程中，自己也對於文字的影響力多有體驗，至少我真的因為這本書而感到對許多事情的包容度更高。（甚至因此買了美白牙貼！）

這本書的概念值得玩味，大家都知道自由有多重要，但事實是，真理經常遺落。

我們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別忘記自由的信仰，時時檢視是否走偏了路，**Tucker** 的作品以及這本中譯，都出於這個信念而生。

未來仍然不明朗，但抱著 **Rothbard** 給我們的樂觀，自由與市場是我們的最大奧援，堅持走對的路才是唯一的方法。

希望讀者能同樣感受到我在閱讀本書時體驗的快樂。

吳莉瑋 | Ravi L.W. Wu

2013 年 6 月

前言

某天早上，我讀著過去有多少人死於壞血病，只不過是因為往來公海的旅行者所攝取的水果與維他命 C 有限。壞血病出現在古代紀錄中，在公元 1500 年之後的 300 年間，可能奪走了兩百萬名水手的生命。直到近代以前，壞血病一直是數百萬種耗弱人類心靈之恐懼中的一種，但我們現在很瞭解壞血病也幾乎不為此擔心。

同一天早上，我去享用了飯店的自助式早餐，一眼望去，好像無限量供應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水果和果汁，它們被裝在大玻璃瓶內任人取用。我感到驚奇，眼睛為之一亮，站在那開始思考這種奇蹟與其影響，雖然其他人則不斷倒著一杯又一杯的果汁，但我十分肯定沒有人會對這有什麼特別想法。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突然很渴望水果，就算我正在旅行，我也可以掏出我的電子裝置找當地商店。不管我當時人在哪裡，導航工具都可以帶我找到商店地點。當我到達商店時，我可以跟其他商店比較價格，確保我得到最好的交易，然後跟世界上任何地方視訊通話，說自己剛才吃到的柳橙有多棒。然後我可以立馬蒐尋到營養表，甚至錄下我的饗宴然後用無線傳輸設備發佈，影片在幾分鐘內就會被託管到外部網站，當我把連結貼到臉書時，當然，也是透過我手中的無線傳輸設備，我的所有朋友都可以看到影片，而且這段影片說不定會突然風行，幾天內就累積一萬次點閱。

這整個事情都是新的，沒有一項是 5 年前，甚至是 12 個月前辦得到的。

是的，有一場革命正在進行，速度遠超過工業革命。我們生活其中，但對它卻奇怪地缺乏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意識到這點，而且我們還抱怨。我們抱怨有太多食物引誘我們發胖，我們抱怨數位化的社會，我們看著指責雜貨鋪背後有多邪惡的影片，然後擔心水果會不會被噴灑上邪惡化學物質，導致自閉症、癌症還是其它有的沒有的病症。市場經濟每分鐘都在提供新奇蹟，但我們幾乎察覺不到或是不甚關心；更糟的是，我們譴責這種歷史夢想、現世天堂的實現，說它腐敗又危險。

我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我們應該要清楚人類行為世界中的因果關係，而這給我們帶來了所謂市場經濟的全球性秩序，一個以人類選擇、企業家精神以及不懈學習與模仿推動，以價格系統、私有財產還有貿易自由整合的秩序。這些機制賜予我們奇蹟，而這個《摩登家庭》的世界每天都讓我感到驚喜。

我們還需要知道它的對立面，以國家為名的龐大強制與脅迫機構，其核心運作原則已不合時宜。國家的原則是暴力，而它對社會的貢獻是監獄、經濟動盪與戰爭。它笨拙，它愚蠢，它像地獄一般地瘋狂，它是今日社會的主要阻力。它與市場有著壓倒性對比。本書的基本假設和無數抱著相同偏好的書一樣：國家所做的事情只有兩種，不是根本不應該做，就是自願行為與交換網絡可以做得比國家更好。我希望我的例子，可以提供上述想法正在我們這個時代中運作的有力說明。

為什麼這樣的訊息很重要？知識在人類歷史中經常被搞丟。

人類在不同時期中認識壞血病的成因與治療方法，智慧消失後又被再次發現，這個過程發生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治癒壞血病的再發現是 20 世紀末。自由的情況也是如此：其組織與生產能力遠在古代就有人知道，但真相不斷被再發現。這本書是希望這種知識不要再被搞丟的貢獻。

這些散文的原始內容大多曾發表於 [Mises.org](http://mises.org/)⁴，許多曝光量來自 [LewRockwell.com](http://lewrockwell.com)⁵。這些曝光帶來人們的意見與評論，而文章則在修改後融入這個最終發行版本。我又再次虧欠 Mises Institute 的同事、部落客軍團、朋友、家人們難以估量的人情債，特別是 Briggs Armstrong、Lauren Barlow、Aristotle Esguerra、Doug French、Brandon Hill、Hans-Hermann Hoppe、David Hughes、Stephan Kinsella、Eric Larson、Stephanie Long、B.K. Marcus、Mary Olsen、Arlene Oost-Zinner、Lew Rockwell、Judy Thommesen、Mark Thornton、Hilary Tucker、David Veksler、我的孩子們，以及其它名單填不下的人們。還有那些已故巨擘，主要是 Ludwig von Mises、Murray Rothbard、F.A. Hayek、Henry Hazlitt、Garet Garrett、Albert Jay Nock 和 Frédéric Bastiat。他們都幫助我思考得更清楚。其中的許多人在推廣人類自由的事業中所受的苦，都比我多得多，而全人類都虧欠他們。

⁴<http://mises.org/>

⁵<http://lewrockwell.com>

私營奇蹟

1. 《摩登家庭》的世界

1962 年到 1963 年間播出的這部經典未來電視影集中（我承認我超迷這個節目，每集都可以看個 100 次），人們一天只工作幾個小時，駕著時速最高可達 2,500 英里的飛行汽車，以平均時速 500 英里的速度行動，而且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壓按鈕」。整個星系都是他們的家。醫療照護是完全自由的市場，提供極致的客戶服務。所有科技都是最棒的（但當然，偶爾也會有需要修理的失常，像現在一樣）。企業相互競爭，繁榮無所不在，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無關緊要，友善的警察只會隔一段時間出現，看看事情是否運作良好。

這部影集預測許多我們現今已出現的技術，但奇怪的是，沒有 email 或簡訊，整個場景反映出當代思潮：對於進步與可預期之未來願景的熱愛。這剛好也是 ABC 電視台有史以來第一部彩色播映的節目。它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反烏托邦。這是我們可預計未來的最好狀態。人們不用穿上制服或是服從出現在家裡顯示器上的獨裁者。影集中的角色就像現在美國人一樣具有時尚意識。除非他們想要，否則他們的食物並不必然都是膠囊型式（跟現在一樣）。他們在家中就裝有速食配送服務。進步的方向總是自動化：更有效率地完成必要任務，讓人的精力花在更有價值的目的上。

它所傳遞的訊息很真實。人類本性和現實結構本身沒有變，只有那些人們使用的器具在變，這是物質世界中可能發生的最榮耀的事。我們可以變得更貧困，或是變得更富有。但

世界如何構建的基本事實不可改變。資源稀有，但在貿易、邊界、法律與私人創新的世界中，經濟創造的可能性無窮。

為什麼看這部影集很有趣？因為它是一部動畫片，因為到處都是簡練的小工具，但最主要的，是因為每個人都好像對周遭的奇蹟異常地漠不關心。他們所生活的後現代住房好像只用一根天上的大柱子支撐，但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就像我們這些住在地上的人一樣。他們不對任何東西感到驚訝，不管那有多厲害。

儘管有著非凡便利的生活，基本的問題都還是跟那些自從有文字紀錄以來的人類一樣。孩子們有著跟我們的孩子一樣的問題。「女兒茱蒂」嬌生慣養又愛生氣，「兒子艾爾洛伊」老是惹麻煩，喬治除了關心保住自己的飯碗之外，也解決不了這些麻煩，而「他的妻子珍」則負責整頓這個家。

選擇的存在導致許多抱怨。大家都在抱怨「壓按鈕」的工作，如果他們想擺脫工作放鬆一下，通常會選擇一些提供虛構世界的企業，享受一下暫時的老西部時光（「貝塔牧場酒吧」）。我們現在也有類似的「回歸自然」幻想，抱著哲學去光顧雜貨店，或是相信「不印這封 email」就是在拯救地球。

而我們的世界又哪裡像《摩登家庭》的世界了呢？我們也同樣被私營企業與企業家精神創造的奇蹟圍繞，每天起床都會有一些讓生活稍微好一點的發展。進步的速度很快，不過幾年前寫的技術文章現在會被認為很過時。

男孩艾爾洛伊有台機器可以變出即時世界，讓他和家人打棒球跟網球。我們叫它 **Wii**。他們的吸塵器不用推就會自己吸地，當然，我們也有。《摩登家庭》的家住在雲裡，我們的生活也越來越移往數位世界的雲端計算裡，我們在那裡

與朋友相聚、執行工作、度過閒暇時光、追求真理與靈感。

視訊電話是這部影集的偉大夢想。使用者必須付費，在撥打長途（有誰還記得？）「接訊」（有誰還記得？）時，得先決定要接受或拒絕。視訊電話固定在天花板上無法移動，就像直到前天以前的電話一樣。

Mises Wiki 的重度使用者 Peter Sidor，最近透過我安裝在 iPhone 裡的 Skype 軟體打電話給我，我下載以後只為了測試一下，在接起電話後，你看，我正在跟德國的同事用視訊說話。我帶著手機走來走去。軟體是免費的，Skype 求我使用他們的服務。iPhone 4 預裝了 FaceTime 軟體，但是這個奇蹟的出現也沒帶來太多額外的聊天對話。

這些事情都讓人驚嘆。這些棒到令人超乎想像，比《摩登家庭》製作者可以想像的更先進。有了我手上這個小盒子，我可以和這個地球上任何的人連線聊天，而且不用付超過我平常的服務費。這意味著，在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和地球上的其他人做生意或成為朋友。邊界、限制、障礙，通通被炸開。

變化的速度令人難以置信。世界在我們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在被改造。電子郵件成為主流不過 15 年左右，而現在的年輕人把它當成過時的溝通方式，只用於最正式的回應。今天的年輕人透過社群媒體即時通訊，但這只是現在，誰知道明年會變成怎樣。

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人關心這個，而且，會去關心使這些成為可能之機制的人又更少，也就是市場經濟。相反的，我們只是適應新的現實。我們甚至聽到「奇蹟疲勞症」這個嚴重的問題，太多太多太棒的東西太常出現啦。確實，新的世界似乎悄悄來臨，為什麼？它跟人的天性有關，只要

我們仍活在資源有限的世界裡，人性就不會改變。我們只是調整自己適應這些奇蹟，而沒有思考太多奇蹟的來源以及生產它們的系統。

《摩登家庭》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世界：爆炸性的技術進步、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文化、象徵美好生活的企業文化。但兩者間有個主要差別，這個差別不是飛行汽車，如果不是政府積極推動地面道路和中央交通計劃，我們搞不好早就有飛行汽車了。差別是：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旨在控制我們生活中各方面細節的龐大利維坦國家。

政府還是《摩登原始人》，拖累我們生活的時代錯誤。在政府的貨幣操作、管制、稅務、戰爭（對人、產品與服務）、監禁還有非正義之下，我們在找出路，我們試著找出方法，過的像《摩登家族》一樣。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做得很好，但原因在於我們被時代錯誤的國家統治。然而，除非我們向老自由主義傳統所解釋的那樣瞭解因果關係，不然，我們可能會錯過問題根源。

2. 擺脫計劃者

土地的法律是什麼？許多美國人的印象還留在《美國憲法》，而《憲法》的原始意義隨著時間可能被不好的修正案、判決或漠視給扭曲（也有可能是好的，取決於你的觀點）。這完全是個迷思。實際的土地法，囊括在政府印務局每六年出版一次的《美國法典》內。

《憲法》頒布後的一百年內沒有人提出過類似《美國法典》這種建議。有的話也應該只會比《憲法》本身篇幅稍長一點。1878 年時美國第一次彙編這種法典，但它被冷落，因為沒有人認為它需要更新。1926 年時，聯邦政府從禁酒令開始深入管制生活細節，國會讓正式編制《美國法典》。它每六年就印一次。

就這樣，一個機構誕生了，雖然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它。下一版會在 2012 年出版，但 2006 年版附有註釋的版本有 356 卷，每卷都超過一千多頁，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涵蓋生活各方面。下一版光增加的許多新部分可能就超過 10 萬頁。

這就是美國的中央計劃，可以說是美國版的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它比任何世界歷史上曾統治管轄社會的法律都要更鉅細靡遺。這個中央計劃的大部分，都以我們沒有注意或是不知道的方式，被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透過上級政府，或者是特定情況下地方呼籲中央計劃的社會風氣，而在州法規與地方法規上再施加一層規定。結果都一樣：生活糾結日益精細複雜的法律叢中。

這是對人類理解力的蔑視，但它沒有人類響應就辦不到這點。它規定了我們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從出生到死亡。我們買的每一件產品，我們使用的每一項服務，每個我們所做的決定早都被這個泥沼給過濾過了。你可以試著自己去搜索引擎找一下任何關鍵字，不管是雞湯還是葬禮，然後觀察國家在這些方面起了什麼作用，又是如何以我們可以想見的細節在管理我們所有的生活。隨便想一個東西搜索，看看你是不是還認為我們享有「自由企業」。

就在昨天，我決定看一下聯邦法律是怎麼管制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的生產與銷售，多虧網際網路，我不用實際跑去法律圖書館。我立刻發現自己立刻陷入不可思議的迷宮，政府決定並要求哪些人在哪些條件下可以生產、他們應該銷售給誰又該銷售多少、什麼時候該繳多少稅、產品上面要標示哪些警告、甚至是可以出口或者是可以進口的外瓶形狀。就算我有這個美國時間去看它，我也不可能讀完就搞懂這些。

當然，這只是開始。我們被告知自己的孩子應該什麼時候開始上學，什麼時候該學習讀寫，什麼時候可以高中畢業，什麼條件才能畢業，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上班，我們應該可以領多少薪水，什麼工作可以接受，我們可以要求他們做什麼。我們在辦公室的言論被控制，得像廣播和電視那些公共場合謹慎用字。每一種家電都受嚴格監管，大多數監管目的是讓它們的效能表現得比製造商所可以做得還差。

床墊該如何製造、該從那裡購買、填裝材料為何、如何標示以及如何分級。其它的雜貨、垃圾收取服務以及生活用水，情形也相同，管制範圍包含製造、分銷與使用。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細節都受龐大統治：下午茶休息時間、午餐時間、每周工時，以及被允許思考與談論的事物。基本上，

生活上每一個方面都以某種方式被這個龐大機制滲透。

在電腦的世界中，那些不再有用，只會拖累程式效能的程式碼，稱為「**cruft**」。所有的程式設計師都知道，如果想要創造出乾淨又有效率的程式，得先擺脫這些「**cruft**」。

這也是政府法規的歸宿。它們堵塞社會正常運轉，不管在大方面還是小細節上。它們妨礙了那些本來可能出現的發展。它們以我們難以察覺的方式耗資巨大，正如 **Bastiat** 所言，很難去量化那些如果沒有政府監管之下或許會出現的產品與服務對生活的可能影響。

替嚴峻現實更添諷刺的，這種 **cruft** 程式往往施加於生活仍受限於有限物理空間與時間的時代。世界已經變了，我們現今重度依賴數位資訊與產品。然而，這些事實並未完整地涵蓋於《美國法典》。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每天醒來，數位世界都比昨天更好，產品改良、更低價格、更好協助，都在為人類服務。

看看周圍的世界經濟，沒有其他部門比這更能反映理想。數位產業是目前生活上受到最少管制的部分，這不是巧合。數位產業是前端科技，讓創新能夠自由測試的自由之地，服務消費者（而非官僚）是進步的驅動力，而考驗成敗的是提供最佳服務的相互競爭。數位產業是一扇窗，讓我們看到國家缺席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這是數位世界比起實體物質世界更讓人快樂也更有用的原因之一。物質世界被我們稱為國家及其廣泛中央計劃機構等過時物給纏住。數位世界（現在）則沒有。其特點之一就是民族國家的邊界不見了，我們在數位世界中是和潛在的 70 億個體直接交流，不管這些人的所在或政治身分（這兩者是生活在特定國家的實際意義）。

儘管如此，我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還是得生活在物質世界中，每天都在做出影響生活品質的決策。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我們必須穿過國家建立的迷霧來找到對自己最好的方式。這不是簡單的事情，這意味著與國家建立在我們周圍的體制格格不入。

例如，我們可能得找能夠家教的方式而不是將孩子送到公立學校。為了做到這點，我們得尋找出相關法律。這可能意味著得花額外努力來重整熱水器、蓮蓬頭或馬桶等家用品。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得從事自營事業而避開一般就業，或者是不敢搬到就業前景較佳但地區偏遠的地方。這可能意味著拒絕福利措施、拒絕在政府告訴我們該退休的年齡退休，或者是擁抱主流之外的信仰。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時，那些認為遵守計劃的生活才不奇怪的人可能稱我們為怪人。

我們需要閱讀那些不在核准名單上的書、探索那些我們的主人是不喜歡的藝術形式，粉碎那些預設的模式。我們可能要選擇不在計劃清單中的職業。

事實上，我認為每位真正（在值得尊敬的方面）成功的人，都以某種型式這樣做了。他們不生活在國家計劃中。而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這個世界後，常會猛然發現自己顛覆了權力。訴訟紛湧而來、國會聽證會啟動、媒體瘋狂追逐等等。有些人最終會想出如何在當前計劃下保持自己的行事風格；與此同時，那些不在乎所謂計劃的人已平步青雲。

這是我們都可以做的事，可以從年輕時開始，可以持續終生。但第一步是要看清何謂計劃，這個計劃違反我們的自主，同時也違反整套自由理論（社會不需透過政府管制就能運作良好），不僅如此，這個計劃還導致社會秩序與個人生活上的思想僵化。解決問題沒有什麼預定方式，需要的

是創造力再加上大量的反覆試驗。

問題本身點出迷津：如果有夠多的人拒絕計劃，計劃還會存在嗎？計劃可以存在圖書館書架以及《美國法典》的搜尋引擎上，但在我們的選擇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中，我們都可以做出貢獻，讓計劃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相關。

3. 怪才和書呆子的政治理論

很多人透過政治運動而對政治思想感興趣。這也許是因為政治事務強迫你決定自己的身分與信念。

我隱約記得自己還很年輕的時候，也許是 7 歲那年，我發現我的麻吉一家人認為他們家是民主黨，而我敢肯定，我的家人是共和黨。

我問別人這是什麼意思，可是只得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反正看來很像是跟政府還有公共生活有關的大議題。對此我沒有多想，儘管這是我第一個可能會佔據生命的想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政治事務是認真思考政治思想的入門。如果你對政治思想的興趣日益濃厚，你可能會變成這兩者之一：書呆子（wonk）或怪才（geek）。這些術語常被用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維基百科上有這兩個術語的定義，但它們在政治領域中有新的涵義。

政治書呆子著迷於過程。他們喜歡遊戲。他們從觀察改變中得到滿足。他們喜歡參與。理想之於他們是無聊的東西。歷史只是數據。知識分子似乎無關緊要。對書呆子而言，最要緊的是正在進行的政治鬥爭這個嚴酷事實。他們可能因為頭銜與地位而有所不同。他們從眾多會議、微小勝利、行政細節，以及這些事務的八卦中茁壯。他們知道搞懂誰是誰與事實為何才是生活的精髓。

書呆子有兩種，政治書呆子和政策書呆子。他們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他們出現在運作事務上，因為他們旨在以正確

與合乎戰略的方式控制權力槓桿，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同族群的其他書呆子。從地理上看，他們生命的開始與結束都在華盛頓，首都圈出他們的整個世界，而其外圍則是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他們透過機密訊息以及卡特爾化政治階級而茁壯成長。他們的報紙是《華盛頓郵報》，他們認為它是內部報告。

政策怪才則和書呆子形成對比。他們並不著迷於細節而是被理想吸引。觀察本身是無聊的事。吸引他們的是變革的願景。他們不想參與其中，他們質疑遊戲規則而且非常想改變這些規則。他們樂於創造不同意識形態的藍圖，或大或小。他們傾向於獨立工作而且全然不管階級區別。他們感興趣不是表面而是底層，不是貼皮而是木材。以軟體術語來說，他們總是期待下個版本。他們敢於冒險，所以他們寧願先上線再除錯。

在政治上，這意味著怪才會被想法吸引，甚至是激進想法。他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不存在的東西，這讓他們成為夢想家與企業家。因此，他們對於研究歷史、哲學和經濟學感興趣。不管古代或近代歷史能否帶來教訓，從古人或今人身上發掘老觀念並把它起死回生，本身就有特殊吸引力。他們透過訊息公開、破除窠臼、打破卡特爾並抨擊權力壟斷而茁壯。在地理上，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與工作，而且他們不仰賴於任何單一訊息來源。

怪才跟書呆子可以湊在一起共事，但兩者間總是存在自然的緊張關係。書呆子認為怪才無可救藥、缺乏權力，只是腦中充滿無用且不實際幻想的魯莽局外人。怪才則認為書呆子是體制的一部分，因此，很可能會日益受到體制的腐蝕。

將這個觀點擴大，控制歷史的鬥爭是書呆子與怪才之間的

戰鬥。書呆子是那些鞏固、穩定並擴張現狀者；怪才則是那些革命者。書呆子凍結現狀並讓現狀更有效率；怪才則想像且邁往沒有人認為可行的未來。書呆子將激烈與極端措施視為輕率與魯莽；怪才則認為這些是唯一值得追求的道路，並且抱著未來將以某種方式行得通的信心。書呆子盡量把國王拉到自己的陣營裡；怪才殺國王。

- 凱撒 (Julius Caesar)：書呆子
- 布魯圖 (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怪才
- 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書呆子
- 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怪才
- 布希 (George Walker Bush) 或 歐巴馬 (Barack Obama)：書呆子
- 羅恩·保羅 (Ron Paul)：怪才

民主的待辦事項之一，就是將整個社會都變成一群相信這個系統可行也致力於使其可行的書呆子。但駕馭人性也不是那麼容易，總是會有一些怪才出現，他們認清民主系統的基礎是謊言，而且想要推翻這個系統。為什麼多數人可以統治少數人？或者更準確地說，為什麼組織良好的少數可以統治意見相左的相對多數？我們需要的不是權力與特權不被操弄的民主 2.0，而是廢除整個系統。

誰將帶領世界？從短期看來，書呆子是正確的。他們得勝，他們統治。他們也的確統治了數百年的古代世界。他們統治了 72 年的蘇聯。他們現在正統治著美國。但從長期看來，則是另一回事。羅馬帝國與蘇聯因為怪才發起的革命而崩潰。書呆子最終將低估思想的力量以及理想的效應。

哪一種生命值得活？書呆子很有名，甚至是傳奇人物。而怪才就算改變了歷史，卻很少聲名大噪。為什麼？因為書呆子寫歷史。但這些歷史卻因為怪才而開始。怪才回過頭來看著自己努力實現夢想的一生而感到滿足。而書呆子回顧一生才發現自己不過是機器上的一顆齒輪。總會有一天，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將化為虛無，就算是在美國。

4. 物質世界的拾荒者

距離我上回整理辦公室已經十年了。那回整理辦公室時就像打開時空膠囊，不只是因為我找到些舊東西，而是因為我找到了一些代表著過往時代的物品，一個重要事物都受限於稀有性法則的時代：一件東西只能被一人擁有，因此值得珍藏與收集傳世的年代。

然後一些戲劇性改變發生了。大部分以前那些被珍藏的東西，現在都能數位化，只要按個按鈕就能無限重製，因而能在世界各地即時存取。在過去的十年內，我曾經擁有的東西已經變成不需要擁有，這不是一次性變化，而是一點一點地改變。我還是可以選擇要不要保留這些東西，但它總不會自己消失。

我找到了這些東西：紀錄想法與事件的短片錄影帶，現在都 **Youtube** 上都有；由 **PalmPilot** 製作並印出來的一份合約，這些現在都可以透過手持裝置與雲端設備同步；那台古老的 **PalmPilot**，可能還可以拿來當成寵物石頭；國會之前的立法初版印刷，現在都可以在網路上全文檢索；兩個大塑膠盒，一個標著「未處理」，另一個標著「已處理」，現在被一個我隨時能取用的龐大電子郵件存檔給取代；一些照片，很容易就可以透過掃描與世界共享；一大堆周刊跟剪報，很久以前就都數位化；採訪的珍貴錄影；曾經很珍貴但現在看來像是原始人壁畫的套裝軟體；「世界時鐘」；一個上頭有綁帶的溫度計。

我把這 200 磅的東西裝進袋子裡後丟到垃圾箱。

在事物層面上，我們評估事物價值的方式正在快速改變。若從生活步調來衡量，我們大多數人的反應都很慢，來不及全然察覺，我們每的禮拜都會遇到幾次最新的事物。我們和這些變化相處愉快，但每一兩天就發生的變化，屢屢將新技術帶入生活，直到有一天在整理辦公室時，才發現這些技術已經徹底改變自己看重的事物與原因，而生活早已和從前截然不同。

不知何故，從實物轉到數位化的變化給我帶來的衝擊，比從鐵轉到鋼、從馬力轉到內燃機，或是從陸路旅行轉到航空旅行，都要來得更明顯。在其他情況下，技術只是提高使用資源來完成任務的效率，但這些資源仍然稀有。為了多製造一本書得多砍掉一棵樹，旅行仍需要燃料與製造交通工具的相關資源，我擁有的這堆紙不可能也同時是你擁有的一堆紙。我駕駛在土地上的空間無法共享，除非我被撞擊並危及生命。

這些限制構成我們的價值觀。價格則分配資源。所有事物都要有財產權，否則，我們會和其他人產生爭執。我們保留那些獲得的東西，只會在可以換得更高價值的東西時才會拿出來交換。許多東西只對我們有所價值，所以我們把這些東西收好，以免丟失。囤積就是目標。我們並不特別感受到這點，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其它的方式。我們的行為只會受到我們的感知支配，感知告訴我們什麼可行，告訴我們什麼事情該作。

我有一個朋友曾在 1987 年從俄羅斯移居到美國。他本來住的地方，打字機都被拴在辦公桌上，不然就會被偷走。人民會吹噓自己收藏的迴紋針。洗衣機和汽車的備用零件根

本就是黃金。

所以當他來到美國的時候，他開始在公寓裡囤積物品。我參觀過他的公寓。他有打字機和音響。他有洗衣機和汽車的備用零件。他有一堆桌椅和辦公桌。他有花瓶、碗、盤子和杯子。他有一個鎖在大木板上鹿角。他有內裝球竿的高爾夫球袋、木製和塑膠製的球棒、絨毛動物玩偶、音樂盒、各種玩具，以及甚至不合腳的成堆鞋子。他的公寓看來就像間舊貨店或是二十幾場庭院拍賣的退貨品。

我嚇傻了，問他為什麼要囤積這些看來有夠荒謬的垃圾。他解釋說，這在俄羅斯都是寶。他隱約意識到這些在美國不值錢，但他仍處於可以用低價買到這些東西的衝擊中。他懇求寬恕。他只想度過這個階段的生活調整。好吧，我說。然後，他帶我一起去買車。那天結束時，他自豪地買了三台幾乎不能上路的二手車。

他在俄羅斯時學會抓住任何東西，因為那裡到處都短缺。他很難不變得如此，整個社會都充滿這類價值觀。因為那是沒有自由市場的地方，沒有人可以確定任何事物的價值。社會主義導致短缺和貧困：猖獗唯物主義的完美藥方。

我現在意識到，其實我們有著共同點，只是當時我沒發現。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是囤積的東西不同。我視他的激情為垃圾。而我對於文件的激情：論文、期刊、雜誌和書籍。他則認為這些都是奢侈品，在生命必需品齊全以前，這些都可以放棄。

而我們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預設要實際擁有那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物品。我們都是物質世界的拾荒者。而這些都在這近十年間起了變化。數位化將我們帶離這些制約，將大多數生活折到稀有性消失的神奇國度。如果我現在有份文

件，即使我將它發佈而讓全世界都能跟我一樣使用它，我仍然可以繼續擁有同樣一份文件，在幾秒鐘內重製數百份、數千份甚至數百萬份附製品。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任何形式的資料庫、視頻、音頻與圖像。

這個領域中的所有討論都不得不把這些事歸功於市場。儘管政府千方百計地要架著數位世界，但我們都知道數位世界是市場經濟的創造物。它是市場打造的世界，也就是說，它是由個體選擇、企業家精神以及各種服務所構成的世界。

社會主義企圖透過政府法令來消滅稀有性，但最終結果是創造巨大短缺讓痛苦與死亡進而蔓延。資本主義尋求釋放人性中的合作與競爭精神，最終消除了生命中寶貴東西的稀有性。

5. 互惠的社會

某天我買了一些肉捲，在櫃台結完帳後，店員把我的袋子遞給我。

我說：「謝謝你。」

她回道：「不客氣。」

離開以後，我隱隱約約覺得哪裡不對勁。店員只會說「不客氣」嗎？通常不會，他們通常會像顧客一樣說「謝謝」。（記住，我們現在說的是美國南部，禮儀之地。）

我心裡想的是：「嘿！我也幫了你一個忙。」

我們什麼時候會說「不客氣」？我們只會在贈送禮物（物品或服務）而沒有任何回報時這麼說。例如，我幫一個人擋著門，那個人說「謝謝你」，然後我說「不客氣」。又或者，是生日派對裡收到禮物的壽星表達感謝時的回應。

這些都是單向的受惠。我們給予但不一定會得到任何有形的回報。是什麼讓商業交換的情況與此不同？為什麼雙方都說「謝謝」？這是因為，雙方互給禮物。

當我在購買這些肉捲時，我眼中的這些肉捲比我口袋中的 2 塊美元更有價值，而在店家眼中，我的 2 塊美元比這些肉捲還有價值。在交易結束後，雙方都覺得自己比交易之前變得更好。

結帳的店員則扮演著交易窗口，並替商家利益說話。店員所接受的禮物是錢（店家認為比肉捲更有價值），而我收到

的禮物是肉捲（從我為此放棄 2 塊美元的角度看來肉捲更有價值）。

這就是交換的基礎以及它的核心魔法，世界各地每天都發生幾百萬次、幾十億次甚至幾兆次的交換。它發生在每一次個體選擇進行的經濟交流中。雙方都受益。

交換當中的每一邊都是另一邊的恩人。這種雙贏的互惠系統，不具差異性且普遍適用，最終將使所有人都過得更好。它增加了個人福祉，這也就是說，當所有人都參與其中時，它增加了社會福祉。

可以肯定的是，人的想法可能會改變。可能我帶著肉捲回家後才發現牛油用光了，如果可以的話我應該只買一半的肉捲，剩下另一半的錢拿來買牛油。我可能會決定不吃麵包的部分。我可能最後會覺得這些肉捲沒有很好吃。這些都可能發生。這就是宇宙的性質，未來的不確定性與人的善變傾向。但至少在交換當下，我相信我會變得更好，否則我根本就不會進行交換。交換結束後我覺得自己獲益，而店家也有相同的獲益感。光我們都期待獲益的這點，就足以鼓勵實施交換系統，因為，沒有任何社會制度可以保證每次行為都有圓滿結果。

現在，如果這些都這麼顯而易見甚至無須多加著墨。想想，為什麼世界歷史上大多數哲學家都忽略了這點。例如，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對交換經濟有長篇討論，但他從一開始就假設雙方估值在交換發生時相等或相稱。但對於那些明顯不適用這種假設的情況，例如，拿一些高價值的稀有醫療服務交換像玉米那樣廣泛使用的東西，這又該怎麼解釋？亞里士多德認為，貨幣的存在提供某種方式的交換平衡並促進交換發生，而貨幣本身顯然只是用來

讓交換更加方便的東西。

亞里斯多德所面臨的問題在於他的前提，也就是將經濟交換建基於交換物品的價值相等。這是錯的。如果兩個人對商品有同樣的估值，交換永遠不會發生，因為沒有人可以過比以前更好。如果交換是基於同等估值的基礎，那麼，人們從事交換只是在浪費時間。在現實世界中，交換是基於對商品的不等估值以及變得更好的預期，交換是涉及兩個人基於自利而互贈禮物的問題。

直到中世紀後期，聖湯瑪斯·阿奎那的追隨者才首次看到正確的交流理論邏輯。他們發現經濟交流為互惠互利，每一個參與交流的人都會主觀地感知個人福祉增加。因此，交換行為本身成為一種增進所有人福祉的手段。儘管沒有出現新的實體財產、沒有新的創新、沒有新的生產力，財富本身可以僅透過人類相互交換的這個事實而有所增加。

正如許多的經濟學假設一樣，這種一旦感知就似乎顯而易見的事實，顯然並不是真的很明顯。事實上，我觀察到許多人對於市場秩序貢獻的不認同，是基於買賣本身不代表任何美好的這個看法。市場秩序只是一些非特定事物的攪攪。社會沒有市場也可以做得不錯，不會更糟。

我搞不太懂這麼認為的人心裡在想什麼。譬如，假設我建議取消餽贈。社會可能因為我的提議而變得更糟，這不是很明顯嗎？我們不再能夠享受他人感激的物質表現，而且我們也被禁止以物質來向他人表達我們的感激。

好吧，假設事情就像我假設的那樣，經濟交換是雙向禮物，也是互惠遍及整個社會的實例，顯然，如果沒有夠多經濟交換存在的可能機會，整個社會或許會完全沉沒。任何讚譽人類社會的人，都應該特別讚賞商業中心、股市、國際

貿易，還有任何貨幣與其它資產或商品交換的部門。這就像是人們設法互相幫助且茁壯成長。

正如 16 世紀反對奴隸制出名的西班牙神學家 Bartolomé de Albornoz 寫道：

購買與銷售是維繫宇宙的人類生活神經。透過購買與銷售，世界團結起來，不管是什麼地方、什麼國家、什麼語言、什麼生活方式與法律。如果沒有這些合約，有些地方會短缺而有些地方則過剩，那些過剩的地區將多餘物資分享給那些物資短缺的國家。

然而，如果我們沒能完全地看到交換的基本邏輯以及交換的運作如何對大家有所幫助，我們很容易就會低估市場交換對於社會的意義。在討論社會正義問題的小圈圈裡，傾向於否定市場改善人類生活的功勞。事實上，市場其實就是人類為了增進普遍利益的合作互動。

等價交換的謬論已被駁斥了約 500 多年，但它不斷再次出現。經濟學是需要謹慎思考的科學之一，無法透過一些道德假設就迅速意會，經濟學的研究與理解，需要透過演繹工具以及對廣泛概念的耐心描繪。經濟學是一門發展較晚的科學，但是對我們而言，瞭解經濟學永遠不嫌晚。

理解經濟學後，自然就能夠理解自由市場對於促進人類福祉的貢獻。如果你正在閱讀一些似乎在貶低市場經濟的讀物，很有可能是因為上述謬論存在其中。

毫無疑問，今天某一時間點上你會從事一些經濟交換。利用這個機會，想想其中蘊藏的動力有多了不起。你可以說

「謝謝」，而那個拿了你的錢的人也同樣可以說「謝謝」。這種機會帶來我們所謂天堂的和平與繁榮。

6. 歐巴馬的自動除霜冰箱

上個禮拜我在找一個可以提高我家水壓的水電工，無視政府管制地讓我的家電運作更好。這種需求並不令人意外，政府管制搗亂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禁止販售高效率產品或者是干預家電用品的功能，政府在此方面的作用，無疑是降低我們的生活品質。

因此，當我聽到歐巴馬總統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提出與現實完全相反的論點時，我目瞪口呆。他嘲笑那些早在 1848 年就預測政府法規將帶來災難的預測。他說：「災難沒有發生，沒有一項出現。」然後他繼續說政府法規「強化」產業、「讓生活更美好」。法規管制「往往激發競爭與創新」。

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個畫面：賽跑競賽中，一群統治者緊緊束縛在跑者的腳上。不，這不會阻止賽跑，跑者發展出創新方式繼續前進，競爭也不會停止，這甚至有可能激發那些能者創造出本來不會出現的新技能。這些都是事實，但我們看著這個畫面的時候，並不認為會有跑者創新紀錄。如果沒有腿上的束縛，每個人都會表現得更好。

但歐巴馬的說法遠遠不只在主張業界克服監管成本。他還說我們的生活因為法規管制而變得更好。然後他用自動除霜冰箱當成具體實例。他真的這麼做，引述如下：

政府幾十年前就替提高效率設定了合宜的目標。這些目標經過深思熟慮，並不激進。企業

們競相達到這些目標，而且屢屢超過這些目標。現在，一台典型冰箱的成本只需要以前的一半、所需能源只需以前的四分之一，而且你不需要敲碎結霜並把溫水放到冷凍庫裡來除霜。這替家庭與企業省下了數十億美元。

好吧，這個主張很明確，而且可以受檢驗。感謝許多 Mises Blog 上的評論者與 LvMI 的臉書粉絲，他們做了一些廣泛的調查，以下是我們的發現。

美國專利局在 1928 年頒發「冷卻單元或製冷系統的除霜方法」專利。不過，發明是一回事，市場營銷和生產則是另一回事。這個技術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在 1920 到 1930 年代間，出現越來越多的專利。而其實，這些創新早在此之前就出現，如果沒有專利，這些創新技術可能可以更快進入消費市場，但無論如何，《Chain Store Age》在 1947 年的一篇文章寫道：

最近開發的「自動除霜」，由 1907 年設立於康乃狄克州哈特福的 Bush Mfg. Co. 發表，利用自動控制的水路替製冷線圈除霜。據稱，此設備優點在於價格低廉、方便安裝於現有水冷設備，而且能獨立於製冷系統作業。回想一下，歐巴馬說法規在「幾十年前」制定。嗯，他的幾十年前大約 63 年！更重要的是，這些商品在 1948 年就已經出現在零售市場。

1948 年 3 月 13 日，《Billboard》發表了一則加州奧克蘭的故事：

本市的 Frosted Food O' Mat Inc. 公司正準備發表新的冰淇淋自動販賣機，專為雜貨店、超

市和百貨公司設計。可做成投幣式或手動式，可以提供多達六種口味。製造商聲稱，這台機器可以自動除霜。

到了 1951 年時，這些商品已經進入一般家庭。《Popular Science》的一則廣告內容如下：

Von Schrader Mfg. Co.: 讓舊冰箱變成現代自動除霜冰箱的驚人配件！三千萬人期待。以無壓力的免費試用計劃銷售。只需要把它插上就不用管它。解放苦於除霜的婦女。節省電力。讓食物保鮮時間拉長、提高保鮮效果。延長冰箱使用壽命…成千上萬的婦女已經購買！

到了 1958 年時，這個偉大的創新似乎已經是舊聞。《Life Magazine》1958 年的一份西屋冰箱的廣告，將「自動除霜」當成標準配備。那個時候的主要賣點是可以讓食物更快冷卻的「速冷器」，而這個賣點也被包裝成「明日的樣貌」。

有趣的是，我記得在我有生之年曾經出現過的冰箱問題，所以，相信 1970 年代初監管環境下所發生的一些事，促進自動除霜冰箱普及化，也不能就直接說是瘋狂。在此期間，政府開始推動能源使用效率，並規定製造商要符合一些標準，正如總統所言。

但有個嚴重的問題。自動除霜增加了冰箱與冰櫃的整體能源使用，而不是減少。正如 1998 年的政府報告說的：「自動除霜冰箱每單位製冷的能源消耗（以正規化標籤為基礎），高於手動除霜冰箱。」

換句話說，更直接能滿足法規的方法，就是拿掉除霜裝置，根本就不要安裝！因此，除霜設備不是因為法規而存在，但卻因為法規而消失。

所有證據都表明，事實與歐巴馬的聲稱正好相反。無霜冰箱是透過一般的市場方式出線。某家公司找到把這個功能包裝成奢侈品的方法並提供到特定市場，另一間公司則看到這個好處並進行模仿，然後將產品提供到其他市場（雖然這個過程可能會透過政府所謂專利的法規而減緩）。而其他公司看到這個功能可以解決龐大家庭問題的可能性，開始用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方法製造，而目標市場則慢慢由奢侈品移到主流。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良後的產品無處不在。

這其實是世界歷史上幾乎每一項創新的故事。不管是紡車或智慧型手機，民營企業為了超越競爭對手以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服務而創新。為了要服務他人，他們有著變得更出色的理由。他們互相學習，並且改良現有技術（沒有專利的情況下）。

我們很難去想像歐巴馬心中的替代方案情境。可能會像這樣：民營企業提供一些足以搪塞消費者的技術，消費者勉強可以接受可是總是會出現惱人問題。民營企業不關心這個，只要利潤還在，問題就還在。沒有一個在私營部門的人有理由去改善任何東西，停滯也可以。

政府監管機構透過不斷地進出消費市場，想要找到創新並改進產品的方法，這些監管機構注意到這個問題，並發起一些任務。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他們帶著槍挺進製造工廠：

聽好了：我們的公民覺得冰箱有問題。這些冰箱會結霜，我

們希望你找到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你到明年冬天之前要想出辦法來，不然你就完蛋了。業界在槍口下合作，只因為政府官員的要求，他們爭先恐後地改進產品。企業根據政府法令製造產品，然後問題就會消失。這個過程將重複進行，而我們最後都會變得更好，感謝中央規畫者還有明智的公僕們，他們比其他人都更懂。在這種模式下，整個世界的發展可以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大幅改善！

當然，這純粹是幻想。歐巴馬的意思是要我們因為這些進步而對監管機構心存感激。有多少 **iPhone** 應用程式是官僚發明的？總統下一次會說 **Wii** 是官僚帶給我們的嗎？

7. 寬頻生活

我正試著要買漢堡，可是廚師正和一個堅持 DSL（數位用戶迴路）的網路速度比 Cable（同軸電纜網路）快的客人進行激烈討論。

「兄弟，DSL 酷斃了！」

「你瘋了。DSL 什麼都不是，Cable 的頻寬才厲害！」

「你在白付錢，從 Cable 根本下載不了什麼東西！」

無限循環…

幾年前，這些傢伙的討論話題可能是天氣或者是電視球賽。但現在，他們討論的是網路連線，還會用上術語（嗯…一點術語），這些術語幾個月前可能只有少數人理解。

而我等漢堡的時間，看來得花上一輩子，這讓我有時間能回想，寬頻是如何改變中產階級的生活樣貌，特別是家庭生活。

在我說出下面的故事之前，我得先講，我真的很反對警察踢破網站所有者的家門並以該網站涉嫌非法下載的理由沒收伺服器。海盜灣（thepiratebay.org⁶）舉報事件完全是過份的人權侵犯。

回到我的故事來。我家的網路速度得跟黑糖蜜流動速度一樣慢，已經有三天或四天，後來我似乎抓到罪魁禍首：我

⁶<http://thepiratebay.org/>

家的某個年輕人用筆電在下載整套哈利波特電影還有一些迪士尼電影。

你可以安裝軟體來開啓新連線並關掉舊的，所以故事內容沒能告訴你到底下載了多少部電影。如果我沒有制止，我的網路連線可能未來十年都會這麼堵塞。

供那些不熟悉的讀者參考，海盜灣專注於 **BitTorrent** 下載，是提供電影與視頻存取的網路下載技術。**BitTorrents** 占了 35% 的網路流量。

這些下載誇張地占用時間。我曾經抱怨要花 45 秒的下載。對於這些孩子而言，花上一天、一天半甚至三天時間來下載都是正常的。這些下載在背景執行，而使用者很少會注意它們。

但其它人卻都注意到頻寬短缺。我提醒家裡的罪魁禍首，這些下載被稱為「**torrent**」是有原因的，韋式辭典的定義中，「**torrent**」是指「奔流的洪水」、「暴流（水或岩漿）」，摧毀所有擋在前面的東西。

我可以預視到一個就像撥號時代那樣的未來。還記得，當時我們得搶著用電話線的情景嗎？後來我們變聰明了，裝了兩條電話線，電話公司因為激增的電話需求而狂熱，這也是貝爾寶寶的繁榮時期！就在不久之前，我們不只取消了新增的電話，還淘汰了原本的舊電話，因為我們都換成高速的手機跟 VoIP。

我因為 **BitTorrent** 再次被堵住，往樓上大吼大叫：「嘿，你可以暫停長達一周 **torrent** 下載，讓我收一下我的 email 嗎？」

所以，現在家裡出現嚴格的 **BitTorrent** 規則。只能在晚上

11 點到凌晨 5 點或是沒人在家的時候用 BitTorrent。如果再有任何網路堵塞，就是兩個警告。第三次以後，就不再有機會用 BitTorrent。句點。

現在開始，嚴格執行！

當然，鑒於頻寬需求增加，這一切都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改變。不管瑞典、德國或美國有多少人被逮捕，又或者是多少網站被關閉，總是會出現其它資源以及其它用戶願意冒險。

BitTorrent 的使用與濫用傳奇，在維基百科中有完好記載，維基百科是另外一個例子，剛起步時被恥笑但現在變成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你可以想像，牛津英語字典每小時都在增加，試圖跟上我們的使用詞彙嗎？

在這些與下載之間無止盡的鬥爭後，很開心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間公司變得聰明。華納兄弟公司決定，如果你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華納公司提供下載《星際大戰：啓示錄》的合法 torrent，未來還將提供其它內容。

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未來。正如非法音樂下載替成功的 iTunes 革命鋪平道路一樣，我們也應該表揚像海盜灣這樣的網站，它們提醒主流電影發行商另一個合法賺取利潤的新方式。隨著 Netflix 和其他內容業者加入陣營，短短幾年內就能依需求提供大多數電影。

看到這些「犯罪階級」不斷照亮著那些值得稱道的網路企業的未來之路，是不是很有趣？光憑這點就足以表明著作權法有著嚴重錯誤，它讓許多無辜的人被纏住，而這些人做的事情看來並沒有什麼錯。

啊！我的漢堡終於煮熟，以老方法送到我面前。

8. 第一個真正的寫作世代

還記得 1990 年代那些愚蠢的日子，柯林頓、高爾還有他們的朋友把我們的錢花在替每間教室還有社區中心購買電腦？政府對於此舉寄予厚望，希望電腦能夠完成政府一個世紀以來都無法完成的任務：讓每個孩子都識字而且品格高尚。最後，這些新電腦大多都積滿灰塵，變得過時。

那個年代，網站大多枯燥又靜態。但事情不再如此。柯林頓的觀點裡確實也藏著真理：電腦可以是個美妙的學習工具。那些看起來像是打發時間的事情，其實提供重要的技術培訓、健康社交、適合所有年齡層且可供存取的資訊，還有終身受用的文字表達練習。當然，電腦不能把豬耳朵變成絲綢提包，但它能夠在許多方面給孩子額外動力。

（嘿，哇，我的兒子剛剛在遊戲裡奪得世界杯冠軍！）

想想這個最重要的技能：寫作能力。

不論是練習寫作、與同儕討論，或者單純體驗作文的樂趣，部落格、論壇甚至是臉書近況都提供孩子最佳的練習機會，雖然有些替孩子特製的環境或許會更有成效（更安全）。這些地方提供孩子們認識其他孩子的方法，分享興趣、擴大地理知識、增加廣泛的文化意識，並以寫作、編寫程式、處理圖像等形式獲得技術上的網路體驗。

這類場地可以讓孩子們克服科技恐懼，很多成年人的職涯因為科技恐懼而折損。它們提供創造力的出口，給孩子他們最需要的東西：每天寫作的機會和理由。

好好好，我知道，我們都應該哀嘆逝去的羽毛筆與羊皮紙。我們應該哀悼人們不再書寫長信、不再用蠟封信。我知道標點符號如何被錯誤使用，還有那些瘋狂新詞（LOL、brb、ttyl）正在蠶食英語。

但是，和那些拖累寫作的主要問題比起來，標點符號和縮寫不過是小技術問題：浮誇、術語、搬弄道理、生硬又難以閱讀的散文。這些問題都是缺乏練習與寫作方向的結果，寫作部落格可以走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漫漫長路。

部落格可以訓練的東西，email、即時訊息和簡訊也可以。不要跟我說這些都不夠正式。非正式寫作好多了，跟那些散落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意思的散文，或者是那些重複 50 次「重要」這類字眼的文章：「在我這階段的描述中，我發現在此標註出什麼重要什麼又不重要，這很重要。」

問問任教於任何學齡的英語老師。他們從學生手上拿到的第一篇文章都充斥著這些問題。作者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很聰明，但結果只是自大又荒謬。他們什麼論點都沒講，就好像他們忙著創作可是忘了寫作的要點是溝通！

這不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馬克·吐溫在《湯姆歷險記》裡有段諷刺 19 世紀寫作教學方式的名言，湯姆如此談論女學生的作文考卷：

這些文章的普遍特點，一是無病呻吟，二是堆砌詞彙、濫用華麗詞藻，三是陳腔濫調；此外，還有個顯著的敗筆，就是每篇結尾都有一段制式說教，好像斷掉的尾巴一樣晃來晃去。

吐溫接著讓第一位朗讀自己作文的女孩給出例子：

在一次生命中平凡的散步裡，青春的心靈帶著愉悅的情緒，期待遇上一些生命驚喜！想像力正快樂地忙著記錄下這些渲染成玫瑰花色的喜悅畫面。想像中，妖嬈的仙子看到自己置身於喜樂的人群，她是「所有觀察者的觀察對象」。她舉止優雅，身穿雪白長袍，婆娑穿過歡樂舞蹈的迷宮；她的眼睛最雪亮，她的步履最輕盈。幻想美好、時光如梭，等待她進入天堂的時刻到來，她有過如此明媚的夢想。在她陶醉的眼中一切都像仙子般美妙！每一幕都比過去更迷人。但一段時間後，她看穿這些華美外表，萬般皆空。

可以肯定的是，現代要是高中生寫出這種東西，可能被視為天才。但這種文章仍然令人難以忍受。充滿虛假、做作、自大又空洞。

學生為什麼這樣寫？他們沒有觀眾，他們也沒有什麼要說，而且他們的寫作經驗還不足以讓他們學到真正的寫作本事。

我們先考慮最後一點。在任何領域中，專精一門領域是無數重複練習的成果。例如，棒球的世界系列賽，背後累積了幾十萬次打擊以及住家後院的拋接球練習遊戲。但不知何故，我們在寫作上往往忘記這點。孩子的寫作經驗主要來自高壓鞭笞：學期論文。

數位通信讓事情有所不同。你每天都會寫，你快速地送出回覆，你會言簡意賅。你不斷寫、寫、寫，並透過這個過程累積觀點。多數情況下，你只是不斷重複，一遍又一遍，然後你越來越熟能生巧。寫作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討好權威人物的虛假練習。

是的，數位通信也克服「談論主題」的這個問題。寫作的就是要簡短表達重點，就算是「我弟快要把我逼瘋了！」，也比「想像力正快樂地忙著記錄下這些渲染成玫瑰花色的喜悅畫面」更具實質意義。

最後，數位通信提供觀眾。當你知道誰是讀者的時候，寫作變得不一樣。「作家障礙」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不知道人們會怎麼看待你說的話。

孩子們需要知道他們為文的對象，才能夠使用正確的語氣。email 的讀者就列在寄件人欄裡。

人們提交文章到 Mises.org 常常發生下面的狀況。有些人寄來一些語無倫次的片段，我會回信問：「你想試著說的是什麼？」他們會清楚地回覆，而這些回覆形成新的草稿。如果作家心中有著目標讀者，一切都會有所不同。

在家裡試試這個：讓你的孩子針對某些主題寫一份報告。堅持這份報告要有 5 頁。如果是典型的孩子，他可能會花幾天的時間交出一份沒營養的東西。如果你給這個孩子一個 Gmail 帳號，讓他寫 email 跟你說他對蜥蜴的瞭解，你可能不到一小時就可以收到 5 頁的內容。

這是一個美妙但卻被忽視的媒介！所有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利用它。

email 沒有扼殺文學，它創造了首次出現的全面寫作紀元。以前從沒有出現過每個人都必須掌握寫作能力的情況，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人們每天都在練習寫作，而且很多從年紀還小的時候就開始。練習寫作，越早開始越好。

關於這個主題的最後一件事。不要讓孩子用錯誤的方法打字。花個 20 美元下載 TypingPal，你的孩子幾周後就很會

打字了，無需忍受恐怖的打字班，當然，這完全是另一個主題。

9. 正在前進的人類

在歷史上有許多時刻，人類在前進，這符合歷史的邏輯，地球上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們。你可以看到 1990 年俄羅斯人民拉倒列寧雕像的照片，你可以看到 1989 年羅馬尼亞人民指控西奧塞古的皇宮的照片。

我昨晚在床上、在浴室裡也見證了這種前進。還有那些用 Keurig 咖啡機沖泡 K-cup 飲品膠囊的人，這可是節日禮品的熱門商品（僅次於新版的平裝《人的行為》）。

為了理解為什麼 Keurig 咖啡機點亮了歷史的進步方向，我們得重思從集體到個人的科技發展趨勢。例如，泡澡在古代是一種社區活動：一池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水。隨著技術進步，出現了家庭浴缸，人們可以依序泡澡。而現在，我們幾乎都有個人浴缸或是單獨的淋浴間。

電話的發展也是如此，電話剛開始被發明出來時，每個社區只有商店裡看得到電話，而後是幾戶人家共享一條電話線，接下來每戶人家都有自己的電話線。最後，這種個人化的過程催生了放在口袋裡的手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話號碼。這種過程放諸世界與歷史皆準，而孕育這個過程的是創新、生產與分銷的自由。

書籍也是如此。首先是出現亞歷山大圖書館，然後是城市的公共圖書館，接著出現在家裡的私人圖書館。現在，我們達到終極個人化：每個人的手機裡都有帶著走的個人圖

書館。這種滿足個人主義需求的推力，同時也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

咖啡也是如此。我們長久處於集體供應模式的生活。不管這個集體大鍋替我們準備了什麼，我們就喝什麼。不要太在意咖啡烘培過頭，不用太在意太濃或太淡，不要太在意顏色過深或過淺，也不要太在意味道好不好。不要太要求那些繁雜的準備與清理過程，那些看了就倒胃口的咖啡渣，不僅堵塞水槽還弄臭垃圾。反正這就是我們現有的東西，而且我們只能用這個。

然後出現了星巴克還有其他專賣店。我們可以在這些店購買想要的飲料，每一杯都根據我們的要求現做。畢竟，我們都是人，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口味、慾望和需求。如果有機會可以表達需求，我們就會把握機會，而這也出現了一堆創業機會，讓那些夠大膽、夠有創意，也願意承擔推動歷史前進這個責任的人去發揮。

現在回想起來，Keurig 狂熱似乎很明顯，甚至不可避免。我們希望家裡就有星巴克，我們想要無盡口味，我們想要快速享用，我們不想要一起床就聽到研磨機粉碎咖啡豆的可怕聲音。事實上，儘管我們從來沒想過，我們並不想看到那些咖啡渣，不管是泡過還是沒泡過的。

當你第一次看到 Keurig 使用的 K-cup 時，你可能這麼想：這個的效率也低得太可笑。怎麼會有人想要把少量咖啡跟複雜的內部過濾系統放到塑膠杯裡，再浪費地蓋上鋁箔封蓋，只是為了要沖出一杯咖啡？但是你知道嗎？歷史不是一些根據現有狀態來評論效率高低的局外人觀點。歷史是真實人類的想法和偏好。

K-cup 的成功要歸功於軟體式的開發模式。Keurig 開發硬

體，並將硬體（還有 K-cup 專利）賣給 Green Mountain Coffee Roasters。GMCR 本來可以使用專利的壟斷特權，但它似乎清楚自由使用比限制使用更能帶來利潤這點。GMCR 授權許多不同的公司生產 K-cup 的韌體，因此造就了現今的龐大市場，甚至是展示這些東西的小玩意的市場。

當專利在 2012 年到期時，K-cup 的價格可能會下降，但 GMCR 受到打擊有限（本人認為），因為目前已經有很多人在爭市占率。值得注意的是，K-cup 是在自由化後才成為主流，就在不久前的 2007 年，你只會在一些高檔律師事務所裡面看到這些咖啡機，這公司正努力用訴訟打擊其它咖啡機製造商。

當專利明年到期後，這些預測都將見真章。我預期下一代再也看不到咖啡渣，不再需要去煩惱濕答答的濾紙，就像現在那些吃培根的人不再需要參與圍捕與屠宰豬隻的處理過程一樣。勞動分工將介入，消費者只有一個工作要做：根據個人喜好喝美味咖啡。

你會說，這很昂貴，比自己購買散裝咖啡粉或咖啡豆要貴了三五倍。事情就是這樣。手機很昂貴。浴缸很昂貴。衛生紙很昂貴，洗髮精、除臭劑、牛肉還有百貨公司的衣服也都很昂貴。有一些讓生活更美好的事物就是值得。這難道不是物質世界的重點嗎？讓生活更美好？

接下來是最精采的部分。想想現在這種慶祝資本主義衰落是怎麼被行銷的。我們被引導去相信這個技術來自歐洲（那裡的時髦人莫名其妙地熱愛耗損與低增長的經濟體），但事實上，擁有這項技術的是美國公司。注意，那些 PC 的行銷都隱約暗示著感性。「綠色」這個詞似乎無處不在。Paul Newman 贊助自己的 K-cup（我們難道不喜歡這傢伙做的

一切嗎?)。包裝上面的人好像站在綠色小丘上的樹周圍。當然，這些荒謬的過剩都相當環保。當然是這樣！資本主義的天才從沒有像在過去幾年那樣，一邊行銷反資本主義，一邊賺大錢。

準備好垃圾填埋場來處理堆積成山的廢棄 K-cup 吧，這種景象就在道路前方。當掩埋場被填滿時，我們用土蓋上然後再挖一個新的，一個又一個，直到 Keurig 咖啡機的發明變成回憶，變成人類離開自然狀態並進入高階生活這個長期鬥爭中的另一個里程碑。在這個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觀察到從集體到個人的路徑，同時陶醉這個優雅的諷刺：正因為我們的獨特性將我們團結在一起，捍衛購買與販賣的自由，而這正是駕駛歷史的力量。

10. 沒有所謂自製冰淇淋這回事

在商店的冷凍區中，可以找到冷凍香草莢、法國香草，還有另一種自製香草口味的香草。拜託！我現在人在店裡，這一排又一排的商業產品都是龐大資本機器生產的東西。這個冷凍食品的聚寶盆，需要先進的工業技術，這些技術所需要的商品與服務，得透過基於私有財產的全球分工與複雜的交易價格系統，每一個生產階段都充滿企業家精神的冒險。

這裡沒有什麼是「自製」，想必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行銷手段，沒有什麼好苛責。

但它讓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自製冰淇淋？哦，我以前做過。我總是覺得，如果透過電器，就不是真正的自製冰淇淋。如果你打算尋求機器協助，這算哪們子親手做的東西？把一些混合物倒進桶子裡然後等待完成，並沒有真的在「製造」東西。你也可以讓其它人替你做完然後再跟他買，或者是去商店的冷凍區逛逛。

不，真正的自製必須要全程手工，讓「手部肌肉」做點苦勞。這種活可折騰了，你不斷地攪了又攪，裡頭的東西看來像是永遠不會變成冰淇淋。然後，當你開始感到厭倦的時候，攪動變得越來越吃力，直到你不得不放棄，因為沒力氣繼續攪了。就在這個時候，冰淇淋剛好可以吃了。

這樣值不值得？這是主觀判斷。但想想：真正自己自製的成分占多少？那些用來做冰淇淋的材料也是正宗自製嗎？我們已經用手搖的方法捨棄了放在後院的電器，這是邁向自製的偉大一步。

但岩鹽呢，這個東西似乎只在分解人行道上的結冰和做冰淇淋這兩件事會派上用場。我在商店裡買了一包。這顯然自給自足冰淇淋計畫需要的妥協，如果我們連岩鹽都自己製作呢？

維基百科這麼談岩鹽：

出現在沉積蒸發岩床，為封閉湖泊、鹽湖和海枯竭的結果。鹽床可能有幾百公尺厚且分佈領域廣泛。在美國和加拿大，地下鹽床由紐約西部的阿帕拉契盆地延伸到部分安大略地區以及密西根盆地的廣大範圍。其它的礦脈位於俄亥俄州、堪薩斯州、新墨西哥州、新斯科細亞省和薩克其萬省。巴基斯坦靠近伊斯蘭瑪巴德的 **Khewra** 鹽礦規模龐大。英國則有三個鹽礦，其中，規模最大的位於柴郡的溫斯福特，平均半年產量為 50 萬噸。

我能說的是，哎呀！我得做一些旅行。僱用一些人。然後，還得處理怎麼包裝這些岩鹽然後把它從伊斯蘭瑪巴德或溫斯福特或任何其他地方給運回來的問題。別急，**Morton** 牛排店好像有賣類似的東西，反正，不管怎樣，冰淇淋鹽不過是用來跟用在人行道上的普通岩鹽做區隔的行銷手法。到底有什麼差別我真不知道。我不會心存僥倖，針對這點多做研究顯然有必要。

然後我還有牛奶的問題。我可以買頭牛，可是這得花很多工夫保養。據我所知，不管你要不要做冰淇淋，都得定期擠奶。而且還有飼料和排泄物等諸多問題。讓這頭動物保持健康可能就是全職工作，根本沒有時間來製作更別說是享受自製冰淇淋。

當然，你還需要冰箱跟冰塊，如果沒有根本就無望。光是為了發明冰箱就幾乎占了人類歷史有記載的所有時間，美國家庭到 1920 和 1930 年代才普遍擁有冰箱，所以我假設自己可以做出一台簡直就是狂妄。此外，這些都得靠電，我想以自製之名連這個也得放棄。如果我利用電力來儲存牛奶和冰塊，為什麼我不乾脆用電力來啟動自動製冰淇淋機？

我回 A 計劃：拿到一台發電機。我會假裝不要去注意自製汽油來啟動發電機的問題。畢竟，我可以利用水力（但需要先取得）或者是大型風車（院子可能會堆滿鳥類屍體），但這麼一來，無風的日子就不會有電了。太陽能發電如何用 Windex 太陽能板。（我在家做得出來這個嗎？）這些替代方案越來越貴。

當然，你還需要雞蛋，也就是雞的意思，我不會排除這個，但我認識的每個試圖為了雞蛋而養雞的人，最後都宣告投降。這是個噁心的工作，充滿無法預期的頭痛問題，譬如，趕走搗蛋鬼、讓雞保暖、購買昂貴的飼料、處理骯髒的動物和雞舍。

如果我想放棄我的工作來養一頭牛和一些雞，可能還可行。但還是有糖跟口味的問題。糖可以用很多方法取得。我可以養蜜蜂、從甘蔗或水果中提取或是用其它方法，但每種方法都很艱鉅。用買的容易得多，但是我的「自製」冰淇淋又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來談談香草。顯然，它是源於墨西哥與馬達加斯加的豆類植物，維基百科說：「種植香草種子莢需要重度勞力」現在，我好像撞上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我不住在這兩個地方，顯然我居住地的氣候也無法種植香草。也許我需要一個溫室。就算是人工的香草口味香料也需要化學實驗室。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說到採用不鏽鋼齒輪和曲柄的冰淇淋製造機。在人類歷史上，直到 19 世紀才出現具經濟價值的鋼，而不鏽鋼則是非常現代的發明。這些材料需要大量的冶金研究，至少，我會需要煉鋼爐，有些人可能不禁要問，牛、雞、發電廠還有生產香草的溫室又該怎麼辦。

就算我拿到鋼，我還是得進行加工。而製造冰淇淋機也得有木材，所以我需要先種樹才能伐木，並以某種方式做成圓板。到目前為止，我的後院得擺滿來自各國與各時代的物品，更別說完成任務需要眾多領域的工程師和專家勞動。還沒開始這麼作之前可能我就破產了。

範圍遍及全球成千上百萬人的勞動分工，現在看來簡直是美妙無比，世界各地所有的協作，都可以在價格系統中透過每一階段的企業家推動。

顯然，沒有什麼是真正的自製冰淇淋，「自製」這個用語只是用來譬喻。感謝老天，透過這個案例，我發現這點：在這個經過幾百世紀且所有人都參與的龐大延展過程中，商店只是最後一站。

如果能把冰淇淋的名字叫做「自製冰淇淋」，當然可以。鑒於這些資本家為了用更便宜的價格提供更好的商品所經歷的一切，他們當然有權力去運用一些語言來試圖說服我們購買他們的產品。在這個偉大的人類合作制度中，我們都

是受益者。

11. 商品化我的野草，還有其它所有東西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能稍微窺見完全私有化的社會如何運作。當發現的時候，就像一道黑暗中的光束，我們都應該注意，並試著去瞭解它的起源，然後設法讓這道光束照亮整個世界。這個禮拜我的院子裡也發生了一次。是的，複製英式莊園到迷你前院的美國迷信，我也參與其中，那是我們前殖民地主人的歷史遺跡，我們假裝 225 年前就已經拋棄了這些。但這個農奴制度仍然以自我強加的方式壓迫著我們，我們總是沒有任何目的地想要在前後院種大草坪。

所以我們盡量維護它們。我們割草。我們澆水。我們用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化肥盡量讓雜草消失。我去五金行的時候，店員要我在 5-40-10、10-10-10、40-15-30 和 0-40-15 之間保持選擇，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意思。於是我做了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我用包裝跟文案去選。

這個東西聲稱可以讓我家院子的草又綠又健康，這就是我想要的，但等等：下一個也這麼說！哦，等等，這裡還有一個也說自己適用 42 種雜草，我很肯定我的雜草都在表中，但我要怎麼肯定功效真的如此？有一次我拿著根小雜草進店問店員：這是什麼？店員說自己不認識。好吧，如果專家都不認識，那我要怎麼控制？

然後，還有芽前／苗後的問題。有包化肥包裝袋上頭說最好在雜草長出來之前就用它，這讓我覺得自己是懶鬼，因

為我的雜草早就長出來了。不管怎樣，你要怎麼在雜草長出來之前就知道會出現雜草問題？難道我得在地下室的實驗室裡弄個土壤測試儀嗎？

碰巧在吃飯時，有個人跟我說他使用 TruGreen 公司的服務，當然，確實有這麼一家公司。它替你處理所有這類問題。那間公司的口號是「更綠」，但這顯然是文字遊戲。我們在此沒有在談論環保。這間公司的前身以「化學草坪」出名，但輿論逼退化學品。因此：TruGreen 就跟 Suger Smacks 因為輿論反對糖就變成 Honey Smacks 一樣，跟著輿論轉變。

無論如何，這家公司給我的印象是夢想成真。它就像麥當勞或是 CVS 藥妝公司那樣在各地有分支的全國性公司。我去它們的網站輸入我的地址，等我回家後，門口已經丟了份完整的分析圖表。但我發現我對這份圖表裡的詞也有一堆問題：

馬唐草	鵝腸菜	酢漿草
百喜草	馬蹄金	野洋葱
雀稗草	寶蓋草	鴨舌黃舅
香附子	大戟草	野老鸛草
早熟禾	巢菜	紅火蟻

幸運的是，我的草沒生病而且長得不錯！但這間公司說我需要替我的院子「通氣」，這讓我想到在飛機的購物雜誌上看到的一個產品，那是一雙有很多巨大釘子的鞋，品名叫做「庭院通氣鞋」，設計概念是讓人穿著它們在院子裡邊走邊戳洞。我覺得通氣的想法好像很不錯，但是這種鞋的做法似乎不太可行。從那以後，我一直覺得我的院子需要通氣，但我總是摸不透該怎麼做才好。

最後，這些問題都被 TruGreen 解決了，而且費用比我預料的少得多。為什麼我幾年前不這麼做呢？這是一個謎。我總是有照顧好院子草坪是男人的工作這個莫名其妙的印象。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沒有辦法用我對我的領土的掌控權，搞出個鄰居都羨慕的漂亮院子，生命還有什麼價值？最後，我受夠了。我的草不過就是商品而且也應該被商品化，照護草坪的工作也該被全面商品化。

但這確實讓我開始思考。連這種人生中最愚蠢的任務，都有全國性公司提供可負擔而且可行的專門服務，還有什麼是私人市場不能做的？

我又想到了垃圾問題。雖然我家沒有垃圾惡夢，但也有著會把人逼瘋的惱人持續性問題。為什麼市政府不收我的垃圾？喔，因為我把箱子放在裝草的袋子裡，但我不能這麼做，或者是因為我把除下來的草放到官方垃圾桶裡，我也不能這麼做，或者是我禮拜一就把舊椅子搬出去但是每隔周三才會收舊椅子，或者是我在這個月的第二個禮拜二就裁下我家的樹枝，可是只有生長季節的第三個禮拜四才會收樹枝。

然後還有用水問題。這個城市（都是政府！）致力於讓我們使用越少東西越好。我們的馬桶無法運作。我們的蓮蓬頭出水量超小。我們被威脅不能替草坪澆水。我們的洗衣機還有洗碗機被迫每天只能用一加侖的水所以什麼都洗不乾淨。每次只要連續一陣子沒下雨，我們就被警告說文明可能會終結，水資源得嚴格配給（好像現在就不是嚴格配給似的）。

難道我們真的相信私人市場不能用更經濟又更友善的方法供應用水？還有電力、瓦斯、衛生跟其他東西。只要把這些

都商品化，我們會看到當地企業、區域企業、全國性企業乃至全球性企業都爭相為我們服務，價格將會降到我們想要也負擔得起的水準，就像電腦硬體一樣。

至於郵務，這又是一個腦殘物。

感謝老天爺，沒有當地政府決定要把照顧草坪變成只能由準公共事業提供的公共商品。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變成這樣，我們每個人的衣櫃裡都會有雙通氣鞋，但是庭院仍佈滿清單上的每種雜草，而且帶著列不完的疾病。

私人的草坪照護：這正是在黑暗中閃爍著前進道路的指示。商品化草坪、商品化用水還有清運垃圾、商品化一切。然後我們才能實現所有美國人的秘密夢想：成為自有財產的領主。

12. 和平抵抗

每當對於國內政治感到憂鬱時（一堆事情會令人這樣），總是會有一些提醒我對長期狀況保持樂觀的好事發生，特別是全球勞動分工的驚人擴張，這在幾年前甚至難以想像。

世界已經變了，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在全球各個角落為了改善彼此處境而合作。這種前景鼓勵人們擁抱自由並利用自由來讓生活更美好。跟這種情況相比，民族國家的噁心行為就像即將被歷史力量粉碎的荒謬時代錯誤。

當這些例子進入家庭生活時，更好。

例如，我前兩天晚上在準備晚餐時，iPhone 上的 Skype 軟體發出聲響，來電者是一名位於澳洲遙遠農村的年輕人。他有著很迷人但我有點難理解的口音，但他充滿笑容和熱情。我給他看了看我的房子，而他給讓我看了他放滿電腦用品的房間。

在寒暄後我們開始談正事。我與他簽訂合約要修復 Mises Academy 軟體中生成結業證書的一個小模組。他回覆了我們徵求專家的 email，我沒想到他會是來做這項工作的人。

就在 10 分鐘前，他寄來用美麗又優雅的程式碼完成的修復模組，以及這項工作成果的發票。我沒想過這會成為可能，事實是，甚至是幾年前這種事情都不可能發生。但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以驚人的方式改善，幾乎已經可行。

我不用去澳洲他也不用來美國。我們透過社群網站的小通知發現對方。就像變魔術一樣，他找到個交換的機會。每個人都因此變得更好。世界也變得更美麗。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印度的一些開發者身上，他們用低廉價格與高規格專業知識替 **Mises Institute** 處理電子書。這些在幾年前完全難以想像，但科技使它成為現實。

永遠不要低估全球經濟關係的牽連。這是讓世界運轉的東西。它是進步的發動機、和平與理解的生產者。我們可以一起合作來讓世界變得更好。將這種模式擴張一百倍、一千倍、一百萬倍，我們正在創造改善全人類的光榮力量。它是人類和平抵抗的方式。

愚蠢的政府計劃或法規怎能跟它相比？與全球化與商業溝通的重要相比，所有民族國家的活動都相形失色。在數位時代中，我們正在發現世界上的人們彼此之間擁有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比統治我們的國家與我們之間共同點要多得多。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國家的革命就是所有國家的革命。一個人對自由的呼籲，就是所有人對自由的呼籲。

這些進步正在當下發生。它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事件，我們的子孫會從史書回顧這個轉捩點。我們能夠生活其中並親身感受，真的是恩賜。

不僅是數位世界如此。現代公司是一家韓國汽車公司，它於 1986 年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耗資 14 億美元打造汽車工廠。這間蒙哥馬利工廠現在有 2,650 名員工。周一到周五都日夜不停運作，周六日間也不停機。起亞是現代公司的姊妹公司，2010 年在喬治亞州開了另一家工廠，僱用員工數甚至更多。

因為這些工廠的關係，每幾個禮拜就會出現新的零部件供應商。今天，已經有 138 家企業專門供應這些公司的零件，還有其它上千所企業的收入來源來自於這些公司。在大蕭條期間，現代繼續聘僱員工，而底特律則在裁員。現代和起亞公司目前已經領先福特汽車公司，成為全球第四大汽車製造商。光是現代在蒙哥馬利的工廠，去年就製造了 30 萬輛車。因為這個原因，即使紡織業消失，阿拉巴馬州的失業率仍然很低。

蒙哥馬利相繼開了十間韓國餐廳，成千上萬的韓國人搬到這裡。他們資助教堂、交響樂還有劇院。他們的孩子學習小提琴並參與樂團演出，將古典音樂帶進一片以前從未紮根的土地。

想想這個故事中和政府計畫完全相反的模式。在政府計畫中，美國人應該永遠替美國人製造汽車，對於這種想法的巨大威脅就是進口車，更別說會有人預期進口汽車製造業。美國人應該永遠愛國並購買美國製造的汽車。蒙哥馬利帶來 50 年可怕的經濟時代，每任市長和每任州長都制定了經濟復甦計畫。誰也沒有料到汽車製造會來自國外。

這些韓國人並沒有毀了阿拉巴馬州的文化，而是翻新與振興。他們帶來的副產品很廣泛，不只是汽車廠的就業機會，還有其它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再加上改善零售業和餐飲業，甚至是藝術。這種復甦不是任何政府計畫或任何中央計畫組織概念的結果。這也不能歸功於任何政治辯論或投票。

這是市場的運作。國家不僅無法計畫也不能預測市場的行動和樣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市場符合人們的選擇。這些企業計劃的成功與否都由我們決定。市場本身就存在社會組織的模型。由李嘉圖最先發現並由 Ludwig von Mises

詳細闡述的法則就是動力。法則說，當人們交換時，所有參與者都受惠，就算是競爭力較高的供應者與競爭力較低的供應者交換，也是如此。兩者透過交換都能獲得比隔離生產更高的效率。

Mises 說這種法則帶來人類前景的巨大變化。人們不再認為彼此是競爭有限資源的對手，相反的，我們發現彼此可以因為協作生產而結合。

這怎麼來的呢？這不透過強迫，也不透過社會契約。這是因為我們認識到，由於我們每個人的個體差異，彼此協議將更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我們認識到，每個人都可以對合作做出貢獻。我們不是犧牲自己的幸福，而是為了成就自己的幸福。

協議不是強迫：它會拯救我們，繼續打造文明。